

兒童文學



第二期



假 日

李問汉木刻

BUE. 72/17



兒童文學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·1963

兒童文學

丛刊

(2)

編輯者：《兒童文學》編輯委員會

編委：叶圣陶 华君武 任虹

严文井 张天翼 金近

胡奇 袁鹰 謝冰心

出版者：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(北京東四 12 條老君堂 11 號)

印刷者：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經售處：全國各地新華書店

196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6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數 1—50,000 定價 0.40 元

目录



第 二 期

小 說

- 月芽儿初上(刘继卣插图).....茹志鹄 5
丁香(秦耘生插图).....浩 然 16
我有个好爸爸(刘戎凯插图).....露 菲 45
清晨(康东插图).....[藏族]王 喆114
台湾街头(高山插图).....梁学政127

散 文

- 后代(辛采插图).....袁 鹰 77
白石榴花(姚有多插图).....任大霖 32
任小珠的謎(沙更世插图).....秦 牧 90
盲童(苗地插图).....刘厚明101

童 話

- 騙子騙自己的故事(沈培插图).....金 近 65

詩 歌

- 全家学雷锋(平原插图).....臧克家 40

安哥拉傳說(張凭插图)	聞 捷 87
眼泪潭(徐启雄插图)	柯 原 42
在乡村的田野上(韓琳插图)	张继楼 165
九哥謎	孙运生 151

家 史

讀書(刘勃舒插图)	馬景福 135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民間故事

金花路(范思廉插图)	葛翠琳 142
阿凡提的故事二則(吳文淵插图)	赵世杰选譯 111

科学幻想故事

奇猎記(丁午插图)	苏平凡 152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剧 本

小馬克撿了个錢包(繆印堂插图)	
..... 刘厚明、馬联玉、果 青	166

美 术

封面木刻	古 元
假日(封二:木刻)	李問汉
扉頁画	周令釗
雷鋒(插頁,国画)	楊永青
封底木刻	温泉源

月芽儿初上

茹志鵬



一弯很亮很亮的月芽儿，已挂在场边的洋槐树上，而树下那条白生生的小路上，还是杳无人影。黑牯坐在门槛上，眼睛都望瘦了，还是不见丁书记回来，看看坐在旁边的阿妹，刚才搓了一阵眼睛，现在已一动不动，软搭搭地靠在门框上睡熟了。

“唉！现世，你进屋睡去吧！”黑牯摇醒了妹妹，见她还是一味用拳头搓眼睛，便生气了：“你要不要等丁伯伯，要睡觉就不要等，要等就不许睡觉！——说呀，你等不等？”

“我等。”

“要等，就不许瞌睡，听见啦？”

“哦！”阿妹顺从地应了一声，硬生生地分开了眼皮，便露出了一对滚圆墨墨黑的大眼睛。黑牯还不放心，凑近脸去看，妹妹努力想把眼睛睜大一点，让哥哥检查，可是眼皮一动，不知怎么的反

倒合上了。

“唉！”黑牯暗暗地叹了一口气，妹妹到底是妹妹，还不懂这事有多重要呢！他想了想，便站起来说：“走，我們再去看去，別給老鼠吃了。”說着，就拉了妹妹摸进屋来，摸到西首的灶，再摸到东首丁書記的床，床边的板桌，摸到桌上那只大碗，碗里堆尖的一碗毛芋艿，已經沒有一絲热气了。

“哼！現在那个大嘴巴，还当丁伯伯已經吃了她的芋艿，一定在高兴了。”黑牯一想到大嘴巴那两片薄嘴唇，包住了一口大黄牙，唾沫噴噴的开心样子，就恨不得馬上把丁書記拉回来，馬上告訴他，馬上就跑去批評大嘴巴，狠狠地對她說：不許拍馬屁！……可惜丁伯伯还在开会。昨天就听丁伯伯跟爸爸說，今晚在大队里开貧下中农积极分子會議。这个會議怎么开得这么长呢！……黑牯咬着嘴唇，真想带着妹妹立即去会上找丁伯伯，可是大队离这里有三四里路，再說自己跑去找丁伯伯，門交給誰看呢？屋里桌子上丁伯伯的那些报纸、書、本子怎么办？作兴大嘴巴又跑了来呢。又作兴丁伯伯走岔了路，一回来，看見桌上的芋艿，不接头竟吃了呢！……黑牯越想越不妥，只得忍住了。大嘴巴要高兴，就讓她高兴去好了，反正伯伯沒吃，动也沒动她的臭芋艿。黑牯这么一想，气稍稍平了一点。便又拉了妹妹出来，重新在門檻上坐下。說来也怪，这門檻好像有魔法似的，妹妹站起来一点也不瞌睡，一坐在門檻上，头又歪倒在一边睡着了，就連黑牯自己，脑袋也发沉。不过黑牯是决不会睡的，他双手托着下巴，胳膊肘支着膝盖，睜大眼睛望着靜悄悄的洋槐树，望着树下那条靜悄悄的小路。不等到丁伯伯决不睡觉，不批評大嘴巴也决不睡觉，黑牯是早已下定决心了。

事情也难怪黑牯生气，你想，丁伯伯从公社搬下来，是住在黑牯家里，又不是住在她大嘴巴的家里。可是前天伯伯刚刚搬来，大

嘴巴跟脚也来了，一来就說怎么能給丁書記睡門板床！怎么能住这又潮又髒的房子！又嫌黑牯他們吵鬧，不清靜，当时就要拉丁伯伯上她家去住。丁伯伯不肯，她就搬了一张棕榻来，丁伯伯也不要，她沒法，只得又抬了回去。后来又拿了报纸来要給伯伯糊墙，又要給伯伯挂帐子，这又被丁伯伯頂了回去。今天傍晚知道丁伯伯和爸爸去开会，都不在家，她捧了一碗热芋艿又来了，一看黑牯趴在丁書記的桌子上写字，阿妹在一边玩，她竟动手在妹妹后頸脖子上打了一下，說：“丁書記不在，你們在这里乱吵什么？”

其实，阿妹根本就沒有吵，这是第一；第二，这又不是大嘴巴的家，要她来管什么！丁伯伯在家的时候，还拉我們到他跟前玩呢！要她这个富农婆来討厌？要她管教妹妹？……她自己呢，一来就大模大样地坐在丁伯伯床上，摸摸这个，摸摸那个，又說垫的薄了，又說盖的厚了，又說缺这个沒那个，一个人嘀嘀咕咕，两片薄嘴皮，說得唾沫像落毛毛雨。黑牯越看越生气，越听越来火，便端起那碗芋艿，放回她手里說：

“丁伯伯不吃人家的东西，現在他人也不在，你拿回去吧！”黑牯話還沒說完，大嘴巴那张嘴巴就朝下弯得像个羹瓢，仗着她是个大人，用手指着黑牯的鼻子說：“小鬼，人小話倒不小，你怎么知道丁書記不吃人家东西？你們家处处事情都专制，队里来个客人，你們也想专制起来呀？……丁書記住在你家門堂里，就算是你一家的客人了？你一家快封王了！……”說着，又把碗朝桌上一搥，手指头戳着黑牯的額角头，“丁書記吃不吃，不要你这个小鬼管。”說完就噔噔噔地走了。

“哼！”黑牯气得手都凉了。“等伯伯回来，一定要告訴伯伯，通通都告訴。伯伯听了，当然就像前天退她的棕榻一样，还会罵她拍馬屁。”阿妹在旁說：“哥哥，她打我，也要告訴丁伯伯。”

“这当然，她打人当然也要告诉伯伯。”说着，黑牯就拉了妹妹出来坐在门槛上等着，省得在屋里点灯熬油。可是妹妹偏又不争气，平白无故挨人家打了一下，过后又不气了，尽打瞌睡。

黑牯宽容地望望妹妹，妹妹已睡得像只小猪。四周肃静无声，开会的还没回来，不开会的已经关门落门睡觉了。黑牯觉得有点冷，脑袋也沉甸甸地抬不起来，只得强睁着眼，望着天空。天空是暗的，可是又蓝得很浓，最怪的是那月芽儿，又弯又细，却又是那么亮，恐怕把满天的星星堆起来，也不会有那么亮。老师说过，星星也亮，就是离人太远了，所以不大亮，要是发明一个很长很长的钩子，把星星一个一个钩近来，那到了晚上多有趣，天上满是一个个雪亮雪亮的大球球，那真亮啊，亮得眼都花了……仿佛门槛腾空而起，——它真作起魔法来了，把自己摇过来晃过去，可是真舒服啊！迷迷糊糊地，门槛在往上升，往上升，……黑牯果真看见了许许多多亮晶晶的大球球，在眼前转过来转过去，转呀转呀！……忽然，一个亮球球转到面前不动了，亮啊，亮得眼睛都刺痛了。黑牯摇摇头要避开这亮光，不想眼睛一睁，只看见一团雪亮的手电筒的光从自己脸上晃了过去，再仔细一看，面前还蹲着一个人，像一座小山似的，又高又粗，带着胡茬的脸儿正笑着看住自己。

“丁伯伯！”仿佛丁伯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从万里迢迢的远方回来的，黑牯又惊又喜地叫了一声，心里又莫名其妙地有点难过，真想扑上去，抱着丁伯伯的脖子哭一顿，可是那又太为难，只好紧紧捉住丁伯伯的膀子，又抓住丁伯伯的衣裳。妹妹也醒了，丁伯伯将她一把抱起，一边进屋来一边说道：“噢！我正想，我们门口哪来的两只睡着的小狮子呢！猜来猜去猜不着，一看，原来是你们俩。为什么不睡觉去，要坐在门口啊？”

黑牯的瞌睡已全醒了，等丁伯伯点上了灯，便急切地指着桌上

那碗芋艿說道：“丁伯伯，这芋艿不好吃，你千万不要吃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丁伯伯看看碗，又看看黑牯和阿妹，眼睛里像是要笑，又不笑出来，接着又說：“你們就是为了这个等我回来呀？……我看，这芋艿咸滋滋香噴噴地，有什么不好吃的？”

“好吃！你知道这是誰送来的？”

“誰？”

“就是河西那个大——嘴——巴！”黑牯把眼睛睜得大大地，仿佛睜得越大，那个大嘴巴也就显得越厉害。当他重重地說了出来，心想，这一下伯伯准就会像前天叫她把棕櫚搬回去那样：脸一板，手一挥，笔直地指着門外，說“拿回去”。可是黑牯說完了，伯伯却动也沒有动，作兴是沒听清，黑牯又說了一遍，而且提醒伯伯：“就是前天送棕櫚来的那个大嘴巴呀！”

“哦！是她送来的！”伯伯还是沒动，脸上也不生气，还說：“那为什么就不好吃呢？”

今天伯伯是怎么了，是肚里餓了想吃，还是真不懂呢？黑牯只得又解釋：“这个人最刁啦，她这是討你的好，是假心假意的呀！”

“怎么是假心呢，她这不是明明把芋艿送来了。”說着，伯伯就看着黑牯。黑牯也仔仔細細地看着伯伯的脸，可是也看不出名堂。伯伯抱着阿妹坐在床沿上，嘴里含着烟斗，眯縫着眼，像笑又沒有笑，不笑又有点笑，这样一副面孔，是算他故意开玩笑呢，还是算他認真弄不懂呢？……

“唉！”黑牯真是为难极啦，不知怎么說才好了。这时候妹妹倒不觉有什么难，抬起头，就对丁伯伯說道：“假的你也不懂呀！假的，就是，就是不是对你真好，懂吧？”

想不到妹妹这样一說，伯伯倒点点头，懂了，可是又問：“你們怎么知道她是假的呢？”

“这还不知道！”黑牯赶紧接嘴，生怕再讓妹妹說了去。她剛才睡得像个猪，現在坐在伯伯怀里，睜大了眼，倒新鮮活跳了。可是妹妹偏又說：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不要插嘴！”黑牯瞪了她一眼，就抓着伯伯的衣襟，急急地說道：“假的，她当然是假的，你不信問問我媽，……”

“对，”妹妹又忍不住了，“我媽說的，从前在她家里帮工，她烧的粥薄得……薄得……”妹妹嘴里薄了半天，到底也沒說清粥薄到什么程度。黑牯瞟了她一眼，接着說道：“薄得一塌胡涂。”

“啊！她給帮工吃薄粥，是坏。”丁伯伯搖着头，噴着嘴，到底明白了一点，可是，这离黑牯原来的要求还远呢，伯伯既沒有板起脸叫她不許拍馬屁，也沒有手一揮，笔直地指着門外，要她把芋艿拿回去，脸上也沒有一点生气发恨的样子，还笑眯眯的呢！唉！黑牯



心里真急了，便抓着丁伯伯的膀子直搖直搖，好像这么一搖，丁伯伯便会立即明白一切。他一边搖，一边急急地說，恨不得把大嘴巴所有的坏处，一齐倒在伯伯的面前。第一件当然是要說一說吃甜蘆秫的事。那是去年，黑牯还没上学呢，在家带了妹妹一起割羊草，有一次大嘴巴忽然招手叫黑牯过去，又称贊他乖，又罵自己的儿子不好，后来又在她的自留田里斬了一根甜蘆秫給阿妹。看看，她給你吃东西，好像是对你好，是吧？可是，过了一会儿，她就把黑牯籃里的羊草，倒在自家的羊圈里，还說：“你帮大孀再割一籃吧，大孀欢喜你，过两天做圓子你吃！”

“你看，她的东西吃得么？”黑牯最后下了結論。可是忽然又抬頭問道：“伯伯，你說說，大嘴巴对別人厉害，对自己家里人为什么也厉害呢？……”黑牯說到这里，忽然发现丁伯伯脸上的笑容已不見了，虽然仍是眯着眼，一口一口地吸烟，可是眼光定在火苗上，面容严肃极了，声音沉沉地回答道：“孩子，这些你都要記住才好，要記住。你說說，她怎么对自己家里的人厉害了？”黑牯見丁伯伯这样問，便竭力要把事情說得清楚，周到，不要罗嗦，更不要結結巴巴。可是事与願违，一开口就連連来了两个“你看她坏吧”。黑牯咬了咬嘴唇，心里定了一定，便一五一十地說了起来：

大嘴巴是个富农婆，那他男人沈白脚当然就是个富农了。那沈白脚生了癱病，睡倒了有一年，开始大嘴巴还不怎么的，后来就天天罵他，說他会吃不会做，所以連飯也不給他吃饱了，……“伯伯你說，她对自己人厉害吧！”

伯伯好像在听，又好像不在听，見問，便慢慢地点了点头說道：“你們記住，地主富农都是这样，他們是認錢不認人的。”

黑牯点了点头，妹妹却还問：“伯伯，那是她自己家里的人呀！”

“对，对自己家里人也一样。”丁伯伯說着，拍了拍妹妹叫她不要

要响。

黑牯接着說：到了后来，大嘴巴每天一起来，就去张张白脚，看他死沒死，見他还睜着眼，就开口罵了：“你說快死了快死了，怎么还不死呢？”男人睡在里面床上求她，說：“你給我飽飽吃一頓，我明天就死了。”大嘴巴就說：“越吃越不得死。”自己就烧烧煮煮和儿子俩吃了，出去上工了，到晚放工回家，她就再去看一次，見男人不死，便又罵。有一天早上她一起来就罵，罵了半天，不听见白脚哼，跑进去一看，男人真死了，……“伯伯你說，她盼男人死盼了一年了，現在真死了，她該欢喜該笑是不是？……你猜她怎么样？她拍拍鋪板倒反大哭起来了，嘴里还念叨：‘你去了叫我怎么办呀！叫我怎么办呀！’……”黑牯学着大嘴巴的样子，正說得高兴，丁伯伯忽然笑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还把黑牯摟到怀里，摸摸他的头，又亲亲他的脸。这真有点难为情，黑牯掙脫开来，高兴得脸紅紅地，还是接着說：“白脚死了，大嘴巴擰着鼻涕又买肉又买魚，像过年似的，桌上放滿了菜，又是酒，又是飯，說是給白脚吃的……”

“她騙人！”妹妹又忍不住了。“我看見的，是她自己吃了。”

“我也看見的，她自己吃，还叫爸爸去吃。爸爸說：‘留着你自己吃吧！’伯伯你看，这个人假心假意吧！”黑牯一边說一边点着头，表示大嘴巴这个人假得实在厉害。

丁伯伯听了，也沒說話，倒又把黑牯摟过来了，指着桌上的芋艿說：“那么黑牯你說說，我也沒有芋草，她为什么送我芋艿呢？”

“这是拍你的馬屁呀，想你說她好。”

“說得对，那么这芋艿怎么办呢？”

“退回去！”黑牯和阿妹两个同时叫了起来，而且黑牯还加了一句：“叫她不許再来拍馬屁。”

“好！”丁伯伯好像跟誰在开会一样，說：“那么我們就决定，明

天一早就把芋艿退回去。至于拍馬屁嘛，孩子，这些人会想出許多花样来，要他們不拍馬屁是不行的。我看，还是我們不吃他們的馬屁最厉害，你們看好不好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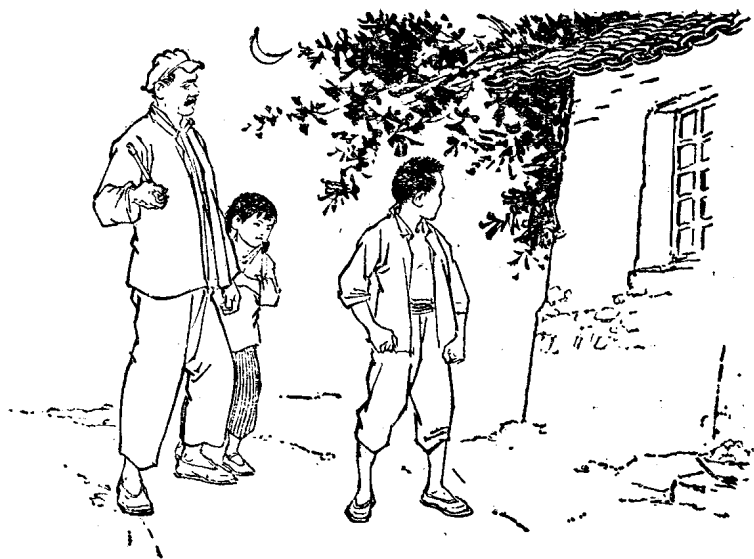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好！”两个人又同时叫起来了，丁伯伯一个人变成了少数。他抓了抓下巴上的須根，只得說道：“依你們怎么办呢？”

“现在就退回去，伯伯，明天再退，大嘴巴还当你已經吃了呢！今天晚上不是要开心死了？……”黑牯說着，阿妹也从伯伯腿上跳下来，就要拉着走。

“啊！对对对，我倒沒有想到，她要开心一夜呢！那么……”伯伯看看表，已經是十点鐘了，伯伯为难了一会，便一拍腿站起来說：“好，今日事今日了，现在就現在。”說着就拉了阿妹，黑牯赶紧捧起了那碗芋艿，三个人一起出了門。三个一併排，一个大的在当中大步慢走，旁边两个小的跳跳蹦蹦，活像一个拨郎鼓。

門外，月色正好，四下里白生生地，像鍍了一层銀子一样，路是路，田是田，水清桥明，什么东西都照得一清二楚。望望天上，却只是那么細那么細的一弯月芽儿，真奇怪。大月亮照到的地方，为什么这月芽儿也都照得到呢？它这么小，哪里来那么多的光呢？……黑牯真想問問伯伯，可是已經过了桥，已来到大嘴巴的門口了。

大嘴巴一直沒敢開門，可是黑牯和阿妹也覺得痛快了，要說的都說了，芋艿給她放在大門口，还叫她当心給狗吃了。“跟你說丁書記不吃你的东西，你偏不信，你看可不退回来了！”這句話黑牯当然也沒忘記說。大嘴巴装睡着了，一直沒作声，可是黑牯不看也知道，她在里面一定气得像条死魚，眼睛翻白。最后，伯伯又問她：“昨天你上鎮去卖熟芋艿，是跟誰請的假？是誰答应的？明天跟治保委員談談去！”丁伯伯話不多，声音也不大，可是倒像是块几百斤重的石头投进了河。嘭的一声，大嘴巴在里面撞倒了凳子踢翻了



盆，忙不迭地跑来开门，可是丁伯伯已拉着黑牯和阿妹往回走了。

快到家门口，黑牯望见爸爸也没睡，正站在门口等，丁伯伯走进来，也不知从哪里说起，没头没脑地对爸爸说：“老弟，不错，一点不肯含糊哩！”爸爸一听，好像也懂了，而且还笑呢！黑牯可不懂，什么不错？又是谁不肯含糊？……大人说话就是这样，听上去好像句句都很普通，一点也不特别，一点也不难懂，可是联在一起，就深奥得要命。

黑牯跟着爸爸回到自己屋里，回头看看，丁伯伯一个人还站在月亮地里吸烟呢！黑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抬起头，悄悄地說道：“爸爸，丁書記說，毛芋艿咸滋滋香噴噴好吃呢！我們家自留地里不也种了几棵芋艿嗎！……”

“对，过几天挖出来，請丁伯伯跟我們一起过中秋节。”

“什么时候过中秋节？”

“快了。”

“哦！”黑牯和妹妹爬上床躺下了，爸爸吹熄了灯。月光从窗外照进来，照着妹妹那弯弯的眉毛，胖胖的脸。忽然，妹妹睁开眼睛，趴在黑牯的耳边轻轻说道：“哥哥，我忘啦，忘记告诉丁伯伯，大嘴巴打我的后颈脖。”

“明天吧，”黑牯迷迷糊糊地说。他心里想，这是中秋节前的月芽儿，所以有这么亮！……明天，还是明天问问伯伯：“是不是所有的月芽儿都一样亮？所有的月芽儿都一样能照到那么多地方？……”

……天上的月芽儿答不出来，光是笑，笑得嘴角弯弯地，弯得老高老高。

1963年10月18日

刘繼卣插图

